



歌者
传记

ROD 浪人情歌

罗德·斯图尔特自传

The Autobiography

[英] 罗德·斯图尔特(Rod Stewart) 著

吴振寅 译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歌者
传记 **ROD**

浪人情歌

罗德·斯图尔特自传



The Autobiography

[英] 罗德·斯图尔特(Rod Stewart) 著 吴振寅 译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浪人情歌: 罗德·斯图尔特自传/ (英) 斯图尔特著; 吴振寅译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5. 1

ISBN 978-7-300-19944-3

I. ①浪… II. ①斯… ②吴… III. ①斯图尔特, R. D. -自传
IV. ①K835. 615. 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4302 号

歌者传记

浪人情歌: 罗德·斯图尔特自传

[英] 罗德·斯图尔特 著

吴振寅 译

Langren Qingge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	100080		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	010-62511770 (质管部)		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		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		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				
	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		
印 刷	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				
规 格	160 mm×235 mm 16 开本	版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版		
印 张	22 插页 2	印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	
字 数	279 000	定 价	59.00 元		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前 言

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在飞行旅程中撞上一只大雁。

我们把它叫作“先行一步”，这是演出结束后避开拥挤的人群最好的办法。在最后一次返场加演结束后，我大汗淋漓地朝着高声呼喊、热烈鼓掌的观众鞠了一躬，然后小步跑下舞台，一直跑到边厢，那里会有人拿块大毛巾把我裹住。剧场里，灯光依旧很暗，观众还在呼喊着要我第三次返场。不过我已经走过了后台亮着荧光灯的过道，那里比舞台上要凉快许多。走出了场馆的后门，钻进一辆等候在那里的轿车，那些鼓掌和跺脚的声音都留在了身后。豪华轿车的门关上后，就完全听不到那些声音了，轿车疾驰。

这是1995年7月的一晚，轿车开到哥德堡附近的一个机场跑道，那里停着一架私人飞机。轿车里早就备好了替换的衣服，我在车上就换好了衣服。身后是三万名欢呼着的瑞典粉丝。等待着我的是一小段飞行，飞回伦敦。跟我一起的是几个乐队成员，他们也享受演出结束后先行一步的待遇。这次名为“阻碍”的巡演始于6月，计划一直进行到明年的5月，不过行程里有一小段空当，于是我就决定回家一趟。

通常这个时候，当飞机开始加速、升空时，我会伸直双腿，放松神经，让之前两个小时活跃的肾上腺素平复下来，想着将要在自己的床上安睡一晚，也期待工作一天之后，心满意足地享受着空服人员给我准备的美餐，还有冰冻的白葡萄酒。

可惜这次不是……

砰！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们刚刚升空不久，飞机的左侧就突然遭遇重击。

“刚才机翼发出的声音吗？”

飞机剧烈倾斜了一下，然后慢慢恢复平衡。

“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

我坐在座位里吓得身体有点僵硬，再看看机舱里的其他人，想寻求点安慰。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老友阿兰·休厄尔——结实、可靠的大阿尔，他是个二手车经销商，体格健壮，常被人误认为是我的保镖。这时他已经脸色苍白，身子有些簌簌发抖。

对面坐着安妮·查利斯，我的经纪人团队的一员。她给我一个宽慰的眼神，说：“肯定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亲爱的。”不过她的表情有些勉强，所以也就没法让人真的放心。

坐在安妮旁边的是我亲爱的无所不知的经纪人阿诺德·施蒂费尔，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最新一期的《建筑文摘》，好像完全没注意到什么，还在继续翻他的杂志。不过我看到他有些疑惑地用鼻子嗅了嗅。过了几秒钟，他居然开心地说：“闻起来像感恩节的味道。”

是真的。机舱里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烤鸡的味道。现在就在加热我的夜宵么？好像有点早。

没有时间多想了。飞行员已经在驾驶舱对我们说话了。我们要回到机场去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。不过机组工作人员都这样，不管情况多么紧急。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。

接下来的几分钟，飞机勉强掉转头，试着降落，时间过得慢而沉闷。大阿尔还在哆嗦。安妮继续佯装镇定。阿诺德已经抛弃了他的杂志和自信的风度，正在仔细研读《紧急逃生手册》，好像在做着准备。

一阵恐惧的寒流袭来，我开始想：这一天到了吗？今天就是一切完结的日子吗？我的人生是过得很充实——比我做梦梦到的都要更壮观、精彩，有过冒险、财富和爱情，比我应得的多得多。但即便如此，难道就要这样结束——在大阿尔的怀抱里，在瑞典的土地上吗？

飞机在急速下降。透过机窗，我看到机场跑道上已经喷洒了阻燃

泡沫，机场四周闪烁着急救车的灯光。

我还是竭力保持镇定。如果这是上天的意思，那就这样吧。“不要紧。”我轻声说。然后，稍微大点声说：“不要紧。”接着有点喊出来：“不要紧！”最后是一声尖锐的大喊：“不要紧！”

* * *

确实不要紧。很显然，就是飞机与鸟相撞。一群大雁飞过，其中倒霉的一只卷进了飞机引擎。鸟没命了，引擎也坏了。还好飞机还有一个引擎，还能够降落。在我漫长而辉煌的生涯里，这不是我第一次给小报提供头条新闻了：“罗德烹制了大雁。”

等我们开车回到乐队其他成员住的酒店，跟他们一起在吧台喝酒压惊，再绘声绘色地把整件事描述一番时，我才知道，就在前一天，我们的飞行员刚参加一个进修课程的学习，学的就是如何在飞机失去一个引擎的情况下控制飞机。真是万幸。

这件事确实有点概括了我的人生：一场漫长、奢华的飞行，只是有时会撞上一只大雁。

而每次撞上它的时候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我总能幸运地逃脱，活下来讲述这些故事。

目 录

第 1 章	学校生涯	001
第 2 章	叛逆时期	012
第 3 章	致孕风波	034
第 4 章	乐队首秀	038
第 5 章	首张唱片	057
第 6 章	摸爬滚打	069
第 7 章	路遇贵人	078
第 8 章	小有名气	102
第 9 章	事业选择	116
第 10 章	爱情到来	153
第 11 章	美国征程	173
第 12 章	性警故事	193
第 13 章	成家生子	200
第 14 章	首次离婚	221
第 15 章	游戏花间	239
第 16 章	再婚情伤	269
第 17 章	癌愈反思	293
第 18 章	命中注定	299
第 19 章	辉煌重现	320
结语	幸运人生	329
致 谢		338
译后记		339

第 1 章

学校生涯

我们的主人公出生，不久之后持续了六年的全球战事结束；他去上学并且憎恨在公众场合唱歌。

很显然，我的出生就是个失误，是家庭计划的疏忽，用网球术语来说，就是“非受迫性失误”。不然你说说，鲍勃·斯图尔特和埃尔茜·斯图尔特，一个 42 岁了，一个 39 岁，有四个孩子要养，最小的一个都十岁了，怎么会突然想再要一个孩子呢？不仅如此，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。

所以家里人都这么说：“罗德是老爸的失误。但，是很赚钱的一个失误。”

不过凭良心说，家里人从来没让我觉得自己的到来是个错误。恰好相反，尽管我出生最晚（可能正因为这样），但大家都很疼爱我——家里的六个成员都是。而希特勒对我就没这么友好了。1945 年 1 月 10 日，我出生在伦敦北部的阿奇维路一所排屋顶层的小房间里。那个房间的玻璃窗被德国炸弹的余震震碎了很多次，我父亲为了减少损失，就用木板把窗户钉起来了。

那个时候，德国大空袭最猛烈的时期已经接近尾声，而且整个欧洲的战事差不多在四个月后就结束了。但是在我母亲的整个怀孕期间，德国人一直在轰炸伦敦，真是丝毫不为我的状况着想：一开始

是 V1 飞弹，俗称“狮蚁”，也叫“嗡嗡炸弹”，因为它们在靠近你的时候发出“嗡嗡嗡”的声音；轰炸持续了很久，在我母亲临产前的几周和我最初在襁褓的日子里，德国使用了更恶毒的 V2 火箭¹，能从法国海岸穿越海峡打到我们这里。

这些王八蛋们会把你的房子变成一个 25 英尺深的弹坑。你绝不会想待在 V2 导弹落下的地方——不管你是在母亲肚子里，还是在襁褓里，还是其他任何时候。

后来有个传得很神的故事，说我刚出生不到一小时，一个导弹就冒失地打掉了离我家只有四分之三英里的海盖特警察局——稍稍地打击了我们家的欢乐气氛，又同时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，让我们更好地体会到命运和人生的无常。这故事编得不错，颇有教益，但是，完全是编的——类似的传说、谣言等，接下来我要一个个拆穿。实际上，警察局被炸是我出生几个星期之后的事了。

这些日子里，住在伦敦的人真是九死一生，很多人都会有种“侥幸活下来”的感觉，尤其是当你住在铁路站点旁边，像我家这样，很容易成为轰炸目标。这时，这种幸存的感觉就更强烈了。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，空袭警报经常在凌晨 1 点半响起，我 17 岁的姐姐玛丽会把我 10 岁的哥哥鲍勃和 9 岁的姐姐佩姬从床上拉起来，穿上衣服，每人抱着个枕头，在一片漆黑中跑到后院的防空洞——用六张政府发的波纹铁皮搭的一个棚子，一半在地下，上面堆着泥土和沙袋以进一步防爆。然后他们就爬到里面狭小的双层铁丝床上，努力在噪音和恐惧中睡去，直到清晨到来。我 15 岁的哥哥唐宁可待在屋子里舒适的床上——除非炸弹落在附近，他感到墙都在摇晃了，这时候后院的单层铁丝床才会突然变得无比诱人。

当然，也有成千上万的伦敦家庭住在安全地带——孩子们都被疏

1 一种中程弹道导弹。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做，后面不再一一说明。

散到乡村，暂时由那些好心的村民收养，那里成为轰炸目标的可能性小些。我的家人也就此事讨论过，结论是他们不能忍受分离——孩子们离不开父母，父母也离不开孩子们。斯图尔特一家的态度就是“要走一起走，要留一起留”。我们家在这方面很有点宗族部落的味道，现在依然如此。

不过，这并不是说家庭成员之间沟通就非常充分。跟你说件事，你就会明白当时家里对性以及其结果这类事有多封闭了。我哥哥唐完全不知道母亲怀孕。他有点奇怪，为什么姐姐做那么多针线活（尤其是在防空洞的时候，做这个有助于打发时间）。如果你再问他的话，他也许还会说，他对母亲最近身材变得臃肿也有点困惑。直到某个星期三的夜晚，大家问他要不要上楼去看看刚出生的小娃娃，他才有点明白过来。

姐姐玛丽倒是懂的。她对母亲肚里的小孩很期待，好像是她自己的一般。当预产期临近的时候，她每天下班都急急忙忙赶回家。周三夜晚她通常会滑旱冰。“今天孩子不会出生的。”母亲告诉她。所以玛丽就出门了。母亲说这话时肯定即将生产，因为当玛丽回来放下旱冰鞋，跑上楼的时候，她已经多了一个弟弟，罗德里克·大卫·斯图尔特。让我姐姐感到震惊的，倒不是我这个活蹦乱跳的新生儿，而是母亲看起来如此憔悴，脸色苍白得像白床单一样。她到那时候才了解母亲经历了什么，也明白母亲为什么故意让她出门：这样她就看不到那些细节了。

父亲对我的到来显得非常平静，不过，他多半有担心过自己要如何养活这一家人。他是一个苏格兰人，来自爱丁堡北部的利斯区。在商船上待过一段时间，之后跟兄弟们到伦敦来找工作。他在塔夫内尔公园的一场舞会上认识了我母亲，她是伦敦人。我出生的时候，父亲是管道工，一天工作12小时，晚上7点才回家，一到家就脱下靴子，把潮乎乎脚放在火炉旁边，袜子慢慢热起来，散发出极熏人的味

道。父亲不喝酒，他曾经在建筑工地被人灌醉过，从那时起他就痛下决心戒酒。但是他抽烟赌博（尤其喜欢赌马），第五个孩子的出生肯定无助于缓解他偶尔的资金周转不灵。我们在阿奇维路 507 号的住所是从一个叫格拉提奇的人那里租的。直到现在，提起这个名字还是会让人感到一阵寒意和厌恶。“格拉提奇来了！快躲起来！”

阿奇维路是一条喧闹的交通拥挤的要道，两边零零星星有些小商店，住的基本上都是工薪阶层，往北走就是海盖特的高档住宅区。我们家门口刚好有一个无轨电车站。那些被扔掉的废车票就会被风吹到一楼前面的沟槽里。父亲很恼火，他总是在那里捡那些废车票。很久之后，那时我们早已经搬家了，那栋房子因为道路扩建而被拆除，市政府做了希特勒没做到的。在当时，那是一栋漂亮的房子——对一个打零工的管道工人的家庭来说，是相当大的房子了。顶层有三个卧室，二楼有两个，一楼有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，还有一个天花板很高的餐厅，里面有一架小型钢琴，母亲和哥哥唐有时候会弹一会儿。十来年之后，有一次，我还躲在这架钢琴下面笨手笨脚地和一个女孩子亲热。

家里另外一件奢侈品是一部电话——这在当时是个无与伦比的技术革命。电话机上连着一个硬币箱，需要投进去三便士的硬币才能打出电话。难以解释每次电话铃响起所引起的那种神秘和敬畏之情。它不经常响。是谁打来的呢？谁最有可能打来呢？又是打给谁的呢？这些疑问都需要过一会儿才能解开。被叫到接电话的人都会用他最好听的声音说：“山景区，6-1-5-7。”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，你对着电话筒说话时必须斯文。电话机这么伟大的发明要求你这样。

我父亲需要打电话来召集他的业余足球俱乐部：海盖特红翼，一个周末俱乐部，拥有一线队和预备队，有段时间甚至还有少年队。我的哥哥鲍勃和唐都是球队成员，我后来也是。不过，我小的时候，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驰骋在绿茵场上。他们是我最早的体育偶像。

周六早晨，我家是赛前集合地，所以几十个球员在厨房、大厅里转悠，屋里挤不下就到外面的人行道上。我会一大早就激动地期待：他们就要来了。因为洗一件球衣能够从俱乐部基金里挣一便士，母亲每星期都会清洗全部的球衣，把这些沾满泥巴的衣服扔到一口巨大的锅里，不断搅拌，然后一长排黑白相间的球衣就会挂在我家的后院里。这情景对于年幼的我来说，无比美好。

我记得全家在拉姆斯盖特的肯特海岸度过的假期——全家人在冰冷的海滩上缩成一团。我印象更深的是一年一度的足球俱乐部郊游：两辆大游览车满载着球员和他们的妻儿，早上8点从阿奇维路出发，母亲和姐姐们做了好多三明治带去克拉克顿海滨。棒极了！

类似的还有足球俱乐部的聚会。我父亲会到地下室里，用脚手架和厚木板支撑起起居室的地板，然后大家就涌进来载歌载舞。通常这个时候他们会让我去睡觉，不过我总是偷偷溜下来，坐在那架小钢琴下面看着人们的脚和褶裥裙下的腿。我对歌咏的喜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有时候，一队人跳着康加舞离开起居室，走下台阶，跳到大街上，再跳回来。这些大人物的亢奋并不难理解，你只要想想他们刚刚经历了什么。他们是在用舞蹈驱散战争的阴影。

我的两个姐姐玛丽和佩姬会带我去哈灵盖公园看摩托车赛，这在当时非常流行。父母有时会带我去看电影——在东芬奇利的雷克斯电影院，那里中间的座位下陷：前几排的座位比中间的要高，后几排的当然要更高。这种奇怪的中间凹陷可能是战争造成的。我八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母亲说：“我们今天要去看《于勒先生的假期》。这会是你看过的最搞笑的电影。”——这是她对电影的很高评价。不过她说的对。这是部滑稽剧，噱头都安排得很巧妙。我们坐在雷克斯电影院破旧的座位上笑得前仰后合。我从来没笑得这么厉害过，因为雅克·塔蒂这个到处引起混乱的倒霉蛋。直到现在，滚石乐队的吉他手罗尼·伍德和我依然是塔蒂的忠实粉丝。

我和哥哥姐姐的年龄差距使得我很快感觉到家里成员的减少。玛丽嫁给了弗雷德，华尔公司的一个卡车司机。就这样，我的守护天使离开了这个家。佩姬嫁给了吉姆，伦敦的一个蔬菜水果商。他曾经参加过蒙特卡西奥战役，那对他来说是很难忘的经历。很多年之后，我挣了些钱，有一次我们一大家子坐私人飞机去看苏格兰队踢球，吉姆也在。当我们飞到意大利上空的时候，吉姆坐在机舱里给自己卷了一支烟，沉思地透过窗户看着地面说：“当年他们一星期付我 14 先令来杀死这些意大利人。”

生活后来对佩姬很残酷。她本来酷爱打网球，喜欢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，却年纪轻轻就得了多发性硬化症，三十来岁就坐在轮椅上。多发性硬化症使我母亲后来也离不开轮椅。命运是如此地不公平。

紧接着离开阿奇维路的是鲍勃，他和金结婚了。最后，在我 11 岁的时候，唐也离开家结婚了，那时他 26 岁。听到他即将和帕特举行婚礼的消息，我忍不住抱着他的腿大哭。他之前去服兵役的时候，我也哭过——但那时多半是因为我想象不出他要去的什么地方，奥尔德肖特，我想不出人们怎么去那里，更不用说怎么回来了。而他这次离开，好像是最终的、不可改变的。他怎么可以这样抛下我？唐带我去伦敦西区，跟我聊了很久，还买柠檬汽水给我喝，竭力让我想通。

不过，事实上，即便我的哥哥姐姐们都搬出去了，他们也没有搬得很远。他们就住在隔了几个门的公寓或房子里，最远的也就搬到街角：斯图尔特一家就是这样。几年之后，我开始感受住得近的好处。那时我开始注意自己的外表，当我需要跟姐姐玛丽借吹风机或是跟嫂嫂帕特借发胶的时候，真的很方便。

“娇惯”是家里人用来概括我的童年的说法。我表示反对，理由是从物质上来说，在那个时候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娇惯一个人的。“稍微宠了一点”可能是更恰当的说法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承认姐姐玛丽每个周五下班回来都会给我带一个玩具——一辆小玩具车或者一个

小士兵——从沃尔沃斯零售店里买回来的。这算“娇惯”吗？可能有点。

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：母亲以前炖兔肉，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，兔心——很小，但是被视为美味——通常被分成四份，几个孩子平分。自打我出生之后，兔心就只给我一个人吃了。

* * *

我在学校老老实实地学习，不过成绩并不出众。我的初中入学考试考砸了，但没有一个人感到吃惊。我穿着一套灰色的法兰绒衣服，打着一个黑白的领结，被送到格里姆肖中学——巧的是，奇想乐队的雷和戴夫·戴维斯那时也在那里读书，不过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几年之后的事了。我通常在家门口就能坐上公交车到北芬奇利，十分方便。不过下车之后，还要沿着克赖顿大街走上一英里就没那么舒服了。好在我都是轻装上阵。那个年代的男生基本上都这样。现在，我家的小伙子阿拉斯泰尔上学的时候，要背着大包小包，里面装着书本、手提电脑，还有各种东西。我好像整个中学时代就只带一支铅笔上学。实际上，比那还少：我带的是一根铅笔头，插在上衣的口袋里。这就是我上学的全部了。

总体来说，我蛮用功的，也蛮开心的。我担心逃课挨骂，也担心功课落下来，所以我不大逃课，也不惹事。有人打架的时候，我总是在旁边看看——从没参与。我挺能交朋友的，不过我不是那种一到操场上就自然而然成为中心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吸引所有人目光的孩子。我肯定也不是那种天生的表演者。我的自信是后来通过乐队的演出逐步培养起来的。我倒是显示出了几分绘画天赋——虽然在一次常规检查中查出我是色盲（我在区分棕色、蓝色和紫色方面有些困难）。我大多数课程都还过得去，体育尤其好，是板球队和足球队队长。只

有一门课一直很糟，那就是温赖特先生的音乐课，这令人难以置信，尤其当你联想到我后来的人生道路。

我一直知道自己害怕站在全班同学面前。而在温赖特先生的音乐课上，我发现自己更害怕的是：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唱歌。不仅因为害羞，而且害怕被叫出来显得可笑。可能是我自己想多了，不过我真的感觉他是因为看出我的害怕而故意叫我。他会拉我上去，要我站在教室前面的钢琴旁边唱几句。我总是吓得发抖，摸索着找调，比在其他任何境况下都要难受。

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开始装病。

要装病你需要准备如下物品：一罐西普汉姆的肉末罐头，空的；一小块土豆泥，从学校午餐盒子边上刮下来的；一小块胡萝卜，同上；一点水。用法如下：首先，在学校餐厅的时候，把这些土豆泥、胡萝卜和水都倒进罐子里，用一把小刀或者别的工具把它们搅拌均匀。然后，带着这个罐子到学校的操场，趁没人注意的时候，把这罐黏糊糊的东西倒在柏油路面上。最后，喊一声“老师，我生病了”（诸如此类的话），把值班老师引来，再指指弄脏的地面。嘿，这样你就不用去上下午的音乐课了，直接回家吧。或者，像我一样溜出去看电影。

客观地说，可能那个时候，我对音乐还没那么狂热。1954年唐带我去基尔伯恩路的戈蒙国家电影院看比尔·海利跟他的彗星乐队。唐喜欢比尔·海利，他唱那首《人人狂欢》（*Everybody Razzle Dazzle*）可能比海利本人唱得还好。（我们家最会唱歌的其实是唐，家里人经常这么提醒我。）我记得跟他一起在影院的楼座里，看着下面人潮涌动，正厅前排的年轻人都在随着音乐疯狂摇摆，海利和他的乐队穿着格子呢上衣，引发着台下的混乱。这种强烈的节奏，他们炫目的服装和听众的热烈反应都感染了我，可能那个时候一颗音乐的种子已经种下。不过我并没有成为他的狂热歌迷。

稍微唤起我一点表演欲望的是，15岁生日时，父亲送给我的一把西班牙吉他，带子上缀着红色的流苏——一开始我大失所望，因为我一直想要一个木制的火车站模型。（从我家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海盖特铁路调车场和远处的铁轨，那些从尤斯顿火车站奔跑至亚历山大宫的列车，很早就激发了我对铁路模型的兴趣。让有些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我直到现在依然保持这个爱好。）

有谁知道父亲为什么要送这把吉他给我吗？也许它刚好从一辆货车的后面滚落下来，也许是别人特价卖给他的。不过我收起了自己的失望，开始玩这把吉他。我把它带到学校，那里其他人也会有几把便宜的吉他。我们几个会在课间到操场上，尝试一把噪音爵士乐，类似于20世纪早期的美国“陶瓶乐队”用班卓琴、搓衣板、罐子和盘子演奏发出的声音。那时正是龙尼·多尼根开始出名的时候。唐有龙尼的那首《坎伯兰岬口》（*Cumberland Gap*）的78转唱片。我们管自己叫“酷猫乐队”，觉得这名字真酷，在乐队的鼎盛时期，我们有七个吉他手，还有一个小子弹低音吉他。这不算是个标准的乐队组合，吉他手有点多了。不过我们苦心研究那首《石岛航线》（*Rock Island Line*）——龙尼·多尼根最棒的一首歌。这首饶舌的歌可能是第一首我能从头唱到尾的歌，而且唱的时候对别人的批评无动于衷。这么说吧，如果我们当时懂得给吉他调音准的话，酷猫乐队的演绎本来可能还要好一些。可惜我们七个人竟然没有人知道这奥秘，所以只能拨动琴弦，指望它自己是准的。

幸运的是，父亲认识一个会调音的人，我抱着吉他，定期去他的住处调音。可他住得离我家有点远，大约1.5英里，等我抱着吉他坐车颠簸回到家，它差不多又走调了。要从这些我与音乐的早期接触中看出我未来事业的痕迹，是非常困难的。

中学时期留给我的其他主要礼物是两段热烈但毫无回应的单恋：第一段是对普拉姆女士的单恋，她教我们历史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穿那



我的任何一个孩子在这个年纪都可能长这样。约1950年摄于克拉克顿。



斯图尔特一家在度假，没有太阳。你会看到我父亲穿着花呢外套、毛衣和衬衫，还打着领带，这可是6月份在海滩上啊。上帝保佑英国人。



全家福，只是少了哥哥鲍勃，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鬼混了。请注意看大家的脚踝都很细。从左至右：我哥哥唐、唐的妻子帕特、我姐姐佩姬（她很早就不幸去世了）、我母亲埃尔茜、我、我父亲鲍勃、我姐姐玛丽、玛丽的丈夫弗雷德。